書經插解

八止

和書門
一六七〇二
二一六
三
八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和書
一六七〇二
九函
六架
八冊
類 號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6702
冊數 8（8）
函號 191 60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書經插解卷八

君陳

讃岐　河田興猶興　述

史臣記。成王策命君陳。呼其名而告之。若此曰。君陳惟爾有令善之德。事親以孝。事長以恭。能盡卑幼之道。惟能孝於親。友于兄弟。有此令德。以脩身。教家。必克忠君愛民。施諸有政。使敎化大行。風俗淳美。則東郊之任。舍汝其誰。故今命爾尹治茲東郊下都之民。爾當敬謹從事哉。昔周公治下都。有師之尊。有保之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親以教戒愛養萬民。是以萬民都懷想思慕其德。至於今日。久而不忘。爾其往當愼守汝乃所司之職事。小心敬畏。茲率循厥前日所行之常法。懋勉尊奉。以益昭明周公之舊訓。則惟下都之民。其翕然聽順以乂治矣。我聞周公曰。凡至治隆盛。自然和氣薰蒸。馨香發越。將感格于神明。而無聞。然祭祀黍稷非有此馨香。乃是人有明德。蘊於身心。而至精至粹。施諸政事。而盡善盡美。然後惟馨香發聞。可以感格神明耳。爾

用是道

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終日孜孜。身體力行。無有敢一毫逸豫怠惰。庶幾己德可明。至治可期。雖神明。且感格。況殷民有不從化者哉。凡人之情。未曾見聖人時。其心切切嚮慕。若不克見者。此乃好德之良心也。然既親見聖人。亦卻志氣惛惰。安於舊習。不克遵由聖人之所行。蓋常人之情。大抵如此。爾君陳嘗與周公同朝。已親見聖人矣。今又繼其職。則其尚以此爲戒哉。蓋爾君陳居民之上。其鼓舞倡率。惟如風。爾所

治之下民。其觀望聽從惟如草。風行則草偃。上行則下效。此必然之理也。凡圖謀厥政事。無大無小。都兢兢業業。莫或不以艱難之心處之。且周公之政。其大體固不可易。而時異世殊。則有當廢。又有當興。不容不因時而爲之處置。但須出入反覆。自爾師衆虞（度）其可否。以求至當。若衆庶之言論皆同。則又當自紬繹而深思之。然後見之施行可也。爾其有切於事之嘉謀有合於道之嘉猷。則先入告爾后于内。一一敷陳。

無有隱匿。爾乃又不自以爲能。將順之于外。曰凡斯嘉謀斯嘉猷。有利於國。有益於民。都惟我后（君）之盛德主持裁斷於上。非臣下所能預也。此乃忠順之極至。臣道之純美者也。嗚呼。若使爲臣人者咸若時（是）。則惟其忠良之德。不失顯名哉。成王又呼而告之曰君陳爾惟必斟酌變通。弘拓周公所遺之丕訓。使益光顯敷布於萬民。乃能繼周公以成治耳。無依權勢以作（七共反）威虐。無倚公法以恣侵削。必寛厚而有節制。必從容

以和之。而後政乂民安。周公之丕訓。於是乎弘矣。夫下都之殷民在刑辟（毗亦反）未經決斷。予曰可加刑辟也。爾惟勿從我意而加刑辟矣。予曰可赦宥也。爾惟亦勿隨我意而赦宥矣。須惟詳明法意。權其輕重。以致厥中。則無濫及倖免之失。而爲用法之平也。若有習於强梗弗（順）若于汝之政令者。又安於昏昧。弗能化于汝之教訓者。則不免加之以刑。然是刑辟一人。而可以爲千萬人之戒。因以止罪辟。乃從而刑辟之可也。

又有狃（女九反）習于姦宄之事。不知悛改者。與夫毀敗綱常。壞亂風俗者。此三者其所犯。雖是細小。其關係甚重。不可赦宥之矣。爾之所治。無忿怒疾于其頑愚不聽訓化者。須是優游不迫。開導勸化。則無不可化之人矣。人各有能有不能。無求責全備于一夫。須是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則無不可用之人矣。輕躁之人。不足以圖事。必有堅忍之氣。其乃於事有濟也。淺狹之人。不足以畜衆。必有寬容之量。然後其德乃廣大也。

豈可忽疾於頑乎。如職業有修與不修。爾當簡別厥能修職業者。亦當簡別其或不能脩職業者。如行義。有良與不良。爾進用厥良善者。以倡率其或不良善者。則人人都勉於與行矣。豈可求備於一夫乎。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本然之性。原自淳厚。只因外物引誘。遂有爲其所遷而趨澆薄者。且民之常情。違上人之所命令。而從厥所喜好。如所令反其所好。則雖嚴刑峻罰。必不能驅之使從矣。爾君陳若克敬其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典。而身實在其德。能謹其所好（是）時乃百姓皆感發興起。罔不變其澆薄以歸（道）於淳厚也。由是化行俗美。允能升于大猷之世。而無復梗化之民也已。如此則惟予一人得以垂拱於上。膺受多福矣。其亦爾之休美也。終將俱有令辭於永世矣。爾可不勉圖之哉。

顧命

史臣記。惟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四月哉生魄（十六日）。成王感

疾而不懌（悦）。至甲子日。成王病勢愈重。欲命群臣輔導
太子。慎重其事。乃力疾而起。洮（音桃）盥頮（音悔）面於水。左右扶
相之人。被以袞冕之服。然後憑玉几。以發命焉。乃同
召太保兼冢宰召公奭。司徒芮（如税反）伯。宗伯彤（音仝）伯。太師兼
司馬畢公。司冦衛侯。大傅兼司空毛公。及宿衛之官。
師氏虎臣百官之尹。與諸御事之臣。總至前聽命。成
王曰。嗚呼。我之疾已大漸。進惟幾（危）殆。而未絶耳。然病
日增。臻既彌。甚而留連。其勢已不可起矣。恐一旦遂

死。不獲出誓言以嗣續我志。茲予所以及未死之時。
詳審發訓以命汝等。汝等其專心聽之可也。昔我先
君文王武王。相繼皆明其德。以宣著其先後重疊之
光輝。其君德之盛如此。故能奠定民所麗依以養之。
又陳列教條以開示之。其政教如此。則我周之民。莫
不服肄（習）矣。服肄而不違。風聲遠被。用克達於殷邦。民
心既歸。天意斯屬。遂集大命於我周矣。我承在其後
之侗（音同愚）也。然亦常兢兢然致敬以迓（迎）天威。不敢有一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怠忽之心。嗣守文王武王敬天勤民之大訓。無敢昏
昧逾越也。今天降疾於我身。殆將必死。弗能興起。弗
能醒悟矣。繼我而爲君者太子釗也。爾等尚明記是時
朕言語。相與用敬愼保護元子釗。左右維持。使能弘大
濟于艱難之業。而守中丕基於不墜可也。汝必敬輔元
子。柔遠民而接引之。能近民而調習之。以盡夫撫萬
民之責焉。汝必敬輔元子。安寧勸導四方小大庶邦。
小者使之以得自立。大者使之不敢自肆。以盡夫御

諸侯之責焉。我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肅恭收斂。自
亂于其威儀。使一身之中。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方能無
愧於爲人耳。爾必輔元子。端其威儀之本。愼無以元
子釗冒貢于非幾微也。於玆群臣既受顧命而
退還。乃徹出其所設綴衣于庭中。越翼日乙丑成王
遂崩。太保召公奭奉成王遺命。命仲桓南宮毛二近
臣。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之士百人。往逆
太子釗于路寢南門之外。延入路寢翼室。爲恤宅之

宗主。以示繼體之有人。天位之已定也。後三日丁卯。
召公將傳顧命於康王。先命史官作冊書。及受冊之
法度。後越七日癸酉。成王既殯。伯相召公命士須(取)材
木以供喪事雜用。於是命狄(下士)人設黼扆(斧文屏衣)於御坐之後。
又設綴衣於周圍。悉如成王生存臨御之儀。於路寢
戶牖之間南嚮之處。敷設三重篾(莫結反 桃竹枝)席。其席以黼(白黑)繒爲
純(緣)。設華(彩色)玉所飾之仍(因生時)几。是成王平日朝見群臣之坐
也。又於西序東嚮之處。敷設三重底(之履反 蒲)席。其席以綴(雜彩)繒
爲純。設文貝所飾之仍几。是成王平日聽事之坐也。
又於東序西嚮之處。敷設三重豐(筦)席。其席以畫(彩色)繒爲
純。設彫(刻鏤)玉所飾之仍几。是成王平日養國老饗群臣
之坐也。又於路寢西邊夾室南嚮之處。敷設三重筍(息允)
席(及竹)。其席以玄色之繒紛(雜)爲之純。設漆飾之仍几。是成
王平日燕親屬之坐也。凡所設四席者。不知神之所
依。於彼於此。故并設之也。越列玉五重。又陳各樣寶
器。如赤削之刀。帝王之大訓。寶也。及弘(大)璧琬琰(紆晩反 以冉反 圭玉)。玉也。

則陳列在西序太玉夷玉(常)及天球(音求 鳴球)玉也河圖寶也則列在東序胤國所制之舞衣及大貝(如車渠)鼖鼓(音奔 長八尺)皆制作精巧備文事者則陳列在西房兌(徒外反 工人)所制之戈和(工人)所制之弓垂(共工)所制之竹矢皆制作精巧備武事者則陳列在東房此皆先王世傳之器亦成王平日所服御者故設之以寓如存之感也又陳設五輅大輅(玉 音路)在賓(西)階南面綴輅(金)在阼(東)階南面先輅(木)在左塾(音孰)之前北向與玉輅相對次之者象輅二輅在右塾之前北向與金輅相對此皆成王平日所乘者故備設之亦陳寶玉之意也然儀物之陳皆以西爲先者以成王殯在西序故也將迎新王故肅儀衛以備不虞使武士二人戴雀(赤色)弁(音便)執惠(三隅矛)立于畢門之內四人戴綦(音其 文鹿子皮)弁執戈上刃夾立於東西兩階之旁近堂稜之戺(鉏里反 堂隅)每階二人又大夫一人戴冕執劉(鉞屬)立于路寢之東廂堂一人戴冕執鉞立于路寢之西廂堂一人戴冕執戣(音逵 戟屬)立于東序之垂(階上)一人戴冕執瞿(戟屬)立于西序之垂一人戴冕執銳(音允 兵)立

崇文館梓

于北邊之側階上。康王居憂於東室。故凡儀衛之陳。皆以東爲先也。儀物既陳。宿衛既備。乃迎嗣王。入受顧命。且有祭告之禮。故變凶服而用祭服。康王乃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堂。(隮 牋西反 升)盖未受顧命。猶不敢以主道自居也。公卿大夫士及邦君。皆麻冕蟻裳。(蟻 玄色)從王而升。各入即班位焉。太保受遺詔。太史奉冊。太宗伯相禮。三人皆服麻冕彤裳。(彤 纁)純用吉服。太保承介圭。(介 大)以其爲天子之所守也。上宗奉同與瑁。(同 爵名)(瑁 音冒)以其爲祭祀朝覲之主

也。皆有主道焉。故由阼階隮堂。(阼 東)太史秉遺命冊書。以其尊先王之命。故由賓階隮堂。(賓 西)遂御康王。以此冊命。復口陳其意曰。皇后(皇后 大君)成王。當大漸之時。親憑玉几道揚末命。(末 終)命汝嗣守文武之大訓。臨君我周之邦家。然既居大位。汝須必率循先王之大卞。(卞 音弁 法)以燮和天下之臣民。使皆相安相樂。無一人離心。能如是。則可謂善繼善述。用答揚文武之光訓。而不負其啓佑之意矣。先王之所望于汝者如此。可不勉哉。康王

再拜而興答曰。君道甚難。天命可畏。眇眇（彌小反小）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循大法。致大和。而（如）亂（治）四方以敬忌天之威命乎。蓋深以不勝爲懼也。乃受太宗伯所奉之同瑁。瑁則授之於人。同則用之以祭。康王乃三致肅敬。宿（進）爵於神位之前。三祭酒於同中。三咤（陟駕反奠）同於神座。以告其已受顧命也。上宗伯乃傳神命曰。先王已歆饗矣。康王既行祭告之禮。以所奠之同爵。授於太保。太保受同爵。然不敢用之以祭。遂降堂盥洗

其手。更以所異之同爵。秉持璋瓚以酢（疾各反報）祭。因授宗人（小宗伯）以同爵。使代安神座。遂拜以成禮。告其已傳顧命。則康王以子道自處。亦代尸答拜焉。蓋太保以元老大成受託孤重任。故王答其拜。所以致敬也。時康王居喪。不可飲福。故宗人酌酒於同以授大保。太保乃代王受同爵。先祭酹酒於地。然後舉酒而嚌（才詣反至齒）不甘其味也。於是退（居）宅其所立之位。授宗人以同爵。而下拜以謝神賜。康王又代尸答拜焉。祭禮既畢。太保降堂。有

司收徹器用。助祭之諸侯皆出廟門。俟見新君。與之
更始焉。

康王之誥

史臣記康王初立。羣臣候見新君。康王乃出在應
門之內。於是太保召公爲西伯。則率西方諸侯入應
門左。畢公爲東伯。則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分領所
屬。敘立已定。乃皆陳布乘之黃馬。而朱其鬣。以爲庭
實。諸侯之爲賓者。又各稱所奉之圭兼以幣帛。致詞
曰。天子新即大位。羣臣禮宜朝見。我一二臣子在外
爲王藩衛者。敢執其壤地所出之馬與幣。以爲奠贄
之儀。致詞已畢。乃皆相率再拜稽首。而致敬盡禮焉。
是時康王已即大位。義嗣前人之德。故亦答拜焉。太
保召公暨司徒芮伯。與羣臣咸前進相揖。定位次。又
皆再拜稽首曰。今王爲天子。羣臣敢致敬進告於天
子。皇天厭棄殷紂無道。遂一旦改革大邦殷之天命。
使之盡喪天下。惟我周家文王武王二聖相承。乃誕

受羑里出囚始若之天命然皆由文武克撫恤西土
之衆使得其所非偶然也惟我新陟之成王以兢業
守之公爰明威畢協賞罰之至當未嘗徇一己之私
情戡立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能
保守以敬之哉敬之何如治安之久易有陵遲之漸
必振飭戎務張皇六師之制使器械嚴整士氣精明
足以讋服人心鎮定天下切無姑息廢弛壞我高祖
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康王若此曰爾庶邦侯甸

男衛之諸侯既有陳戒於我惟予一人釗將亦有以
報答於爾之誥詞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有丕博均平
之德減薄稅斂使天下都富足人有罪惡不得已而
加刑唯務德而不務咎罰此心見之於外則推行底
於至極之處存之於內則兼盡而齊其誠信內外克
實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不可揜也則亦有如熊
羆之武士與純一忠實不二心之賢臣同心協力
相與輔佐以保乂我周王之家邦故文王武王用此

承受端正之命于上帝皇天亦用此訓（順）厥道。謂可以君主天下。而付畀以四方之大也。夫先王文武既創王業。猶慮後人無以守之。乃命封建侯國樹立藩屏。其意蓋在輔佐我後世爲子孫之人也。今予一二同姓伯父諸侯。繼爾父爲臣。尚（庶幾）胥暨（相與）顧綏（安）爾先公之臣服于我先王之道而事我。以盡蕃衛之責。雖爾身奉職在外。而乃（汝）心則須孜孜報國。罔不常在王室。用此心奉上之恤勤厥若。順不違。無或不能輔佐以

遺我鞠（稚）子之羞恥。斯則顧綏之道盡而無愧先公矣爾等可不勉哉。太保以下羣公既皆恭聽王報告之命已畢。乃皆相揖而趨出。王乃釋去冕服。反著喪服。蓋行即位吉禮畢。仍行居喪之禮也。

畢命

史臣記。惟康王即位之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三日）（芳尾反）。越其後三日壬申（五日）。康王於是日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親告於文王之廟。以成周下都之衆。命畢公。往保（安）釐（理）此

東郊下都之民。蓋殷民自周公君陳以來。雖向化已久。而餘風尚存。康王以此任命畢公。其責甚重矣。康王若曰。嗚呼。父師畢公。惟我周家文王武王敷布其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有殷之命。而創建大業。保守之道。在今日所當加意也。惟周公以王室懿親。累世輔政。左右先王。用能綏定厥國家。保固王業。又加意毖（音秘）謹治殷頑愚難化之民。區處防閑。極其周密。遷之于洛邑。使之密邇王室。日聞我周家仁聲善政。親近我周家仁人君子。式化厥德義之訓。蓋自遷洛以至今日。撫摩馴習。既歷三紀十二年爲紀之久。當時之頑民。老者盡少者壯。世運已變更矣。然後染惡之民。悉化爲友順。而風俗翕然其移易焉。如今殷民安。而四方俱安。天下太平。無復可憂虞之事。予一人以得垂拱安寧。斯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抑亦化之之難也。蓋世道有日升而趨於治。有日降而趨於亂。故爲政者。當由俗以爲變革矣。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臧

厥臧（善）。則民罔攸勸慕矣。惟畢公有懋（盛）大之德。備道全美。不但大節過人。又克勤愼一言一動之小物（細行）。絕無怠忽。其德如此。弼亮文武成王與朕之四世。爲之元老。風采凝峻。正色表儀於朝著之閒。以倡率群下。故在群臣罔不祗敬師法之言。葢公聞望素孚。勳業茂著。其休嘉之績。已多于先王之時。不特今日爲然也。今予小子垂衣拱手以仰其治功之成而已。然則保釐之任。舍公其誰屬哉。康王曰。嗚呼。父師畢公。今予

就祖廟之中。祗行冊命。命公以周公化服殷民之事。公其往莅東郊。而盡保釐之道哉。保釐東郊者。必當旌奬簡別爲淑（善）者。與爲慝（惡）者也。能化其訓者。則旌表厥居宅閭里。光彰爲善之人。以羞癉（多旱反　病）爲惡之人。卓然樹立善人之風聲。聞者莫不興起矣。弗率訓典者。則分殊厥井里疆界。不令與善人相混。俾之克畏懼爲惡之禍。羨慕爲善之福。且王畿四方之本。其遠近疆界。舊已規畫者。須又申明規畫郊圻（音其）之地也。封域之

內。其高深險阻。舊已守禦者。須又申謹愼堅固封域之守也。〔舒究反〕夫如此以康定四海之民矣。凡設施於政事者。必貴乎有恒。不可朝更夕改。則政立而民莫不遵從矣。宣布於辭令者。必尚乎體要。不可浮汎失實。則令出而民莫不聽信矣。尤當不惟作聰明趨浮末好奇異之事矣。凡是治體之要務至戒也。商俗反之靡靡然相與隨順。利口捷給惟爲賢。雖以周公之聖。君陳之賢治之。而習染餘風尚未殄絕。公其念此哉。我

聞古人之言曰。凡世世享祿位之家。爲逸樂豢養之所移。鮮有克由於禮教者。旣不由禮。則心無所制。遂以驕蕩陵蔑有德之人。不知忌憚。則實其悖逆天道甚矣。由是敝壞風化。爲奢侈美麗之事。無所不至。蓋人不由於禮教。則必流於奢侈。此非特一時爲然。萬世世祿之家。皆同此一流。可深慨也。今茲殷之庶士。正是世祿之家。其憑席前人之榮寵。安享富貴。其有自來惟舊矣。夫人之私欲。每與公義相爲消長。惟怙

恃其侈泰。不知悛改。必至絶滅義理。義理既滅。則無復羞惡之萌。徒以服飾之美炫燿于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止。爲驕爲淫爲矜爲侉。百邪並見。將由罪惡以終焉。反復化訓。雖一旦少收其放逸之心。然竟習染既深。惡本尚在。則防閑之。其在今日猶惟艱。公可不念哉。且殷士不可不訓之也。其資財富而能訓之。則心不遷於外物。惟可以全其性命之正。而永久其年壽矣。然所以訓之之法。惟德惟義二

者而已。時乃天下之大訓也。然又必須誓攷古人德義之事。述爲訓戒也。若不由古以爲訓。則在我既無徵。而在人必不信矣。又于何其爲訓乎。康王曰嗚呼。父師畢公。我周邦之安與危。專惟由於茲殷士之率服與否。故我惓惓命公以化訓殷士者。以其關係之重耳。然化之之道。又貴得中。不剛而過於暴刻。不柔而流於姑息。則適得其中。將見殷士莫不感恩畏威厥德允其能修矣。邦其有不安乎。惟昔周公親自監

殷民。謹毖戒飭。不敢少忽。是克愼厥始也。惟君陳繼周公之後。從容和緩以導之。是克和厥中也。今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惟在公。又當剛柔互用。使殷民感化以終。二公保釐之功。是克成厥終也。乃我所期望於公者如此矣。是三后繼治。協合其心。同底于治道。將見其道無有不洽。其政無有不治矣。由殷民以及四方。德澤潤於生民。而在四夷左衽之俗。亦罔不咸仰賴中國之德澤。賓服恐後矣。予小子得以永膺受多

福。公之功不亦爲大哉。公其惟時成周建立千萬年無窮之基業。將見勲德之盛。傳播後來。此亦有千萬年無窮之聲聞也。至於子孫有治民之責者。亦當奉訓其所行之成式。惟以乂治後來之民。不敢更變也。嗚呼。公今往東郊。罔曰殷民反側。自昔難治。我力弗克爲也。惟當勉既厥心。無少退託。則業可成矣。又罔曰蕞爾殷民寡弱易制。畢竟不足爲也。惟當敬愼厥事。無少輕忽。則功可立矣。總之公當欽若先王之

成烈。思所以繼述而保守之。以益加休美于二公之前政也。此在公今日之責。其尚盡心慎事以圖之哉。

君牙

史臣記。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乃若此曰嗚呼君牙。（臣名）惟乃祖乃父（汝）在我先王時。相繼爲司徒之官。世世篤厚於忠貞。以服役效勞於我王家。罔不竭力。厥有成績之美。紀載于太常之旗。迨今猶炳然如見也。惟予小子以眇躬嗣守文武成康之遺緒。任大責重。亦惟（思）有忠貞服勞。如我先王之臣克左右予一人以亂（治）天下四方。然恐賢才難得。委任非人。則化理無成大業將墜。故心之憂危。惴惴焉懼弗克勝。若蹈虎尾者。有噬齧之患。渉于春氷者。有陷溺之虞。我今命爾。仍祖父之舊。居司徒之官。以爲予之輔翼。其職親重。視如一體。當爲我作股肱心膂（音旅）也。然爾欲盡職。豈必他有取法哉。忠貞服勞。纘乃（汝）祖考舊所服行之事。無或墜失其先世之業。而忝辱於祖考也。汝爲司徒。掌邦敎。

則必弘敷布親義別序信五者典常之道使天下皆曉然率由於此式以和協民之彝則而不至於乖戾此乃敎人之方也然立敎之本又在於爾身爾身克正則民有所視效觀法而罔敢弗正表正則影直也民心或陷溺罔中正道理亦惟爾當端本澄源而率之以中正之道理源澄則流清也夫人之爲道衣食已足而後禮讓可興夏暑雨小民暴身露體在田畞之中則惟相與曰怨恨咨嗟冬祈寒小民手足肌膚盡皆凍裂則亦惟相與曰怨恨咨嗟蓋厥生計惟亦艱難哉爲司徒者宜時時思念其百姓之艱難困苦以圖謀其所以爲衣食之易(音異)者事事都詳爲之所則民生乃見其康寧矣爾君牙可不勉盡斯道哉

嗚呼丕而光顯哉此文王造區夏和萬民之謨猷也又丕而善承哉此武王一戎衣定天下之功烈也以是開啓祐助我後人事事咸以天理之正而其大綱振擧細目畢張又罔一或缺者矣今爾所居者乃祖

乃父之職。所治者。文武成康之民。惟必當敬明乃司徒之訓。用弼亮朕躬。奉若于先王之舊。以對揚文武謨烈垂裕之光命。使之愈益光大。而爾之忠貞世濟。亦追配于前人可也。可不勉哉。

穆王申命之若此曰。君牙。今乃爲司徒。不必他有取法。但惟由先正之舊典而時遵守以爲法式焉可也。使爾能式舊典。則政教脩而民治。不能式舊典。則政教弛而民亂。凡民之治亂關係在茲。可不愼哉。若爾果能率乃祖考之攸

行。不致失墜。則四海之內。雍熙樂利之化成。而天下又安矣。此昭顯乃辟之有乂治也。不亦美乎。

冏命(俱永反)

史臣記。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乃若此曰。伯冏。惟予一人弗克全于其君德。乃繼嗣先人文武成康之後。宅此丕后之位。祖宗累世之基業。四方萬姓之安危。皆責在朕躬。是以中心怵(勅律反 音剔)惕。恒惟危厲。至於中夜以興。不能安寢。惟思免於厥咎愆。以求無忝君人之道

耳。昔在我文王武王。以言其德。則聰而無不聞。明而無不見。齊而嚴肅。聖而通達。既有天下之全德。而在廷小大之臣。又咸懷忠貞良善之心。精白從事。當是時。宜無待於近臣之助也。然其侍御僕從(才用反)常在左右者。亦罔匪端方正直之人。以旦夕之間。薰陶涵養。承弼厥辟。其得人如此。故一出入。一起居。都在規矩準繩之中。罔有不欽。發一號。施一令。都合乎天理。當乎人心。罔有不臧。君德日盛。治道日隆。由是下民皆祇

若而萬邦咸底於休美矣。惟予一人。資性無良。不能勉於為善。實倚賴左右前後有位之賢士。各盡乃心以匡輔其所不及。繩直過愆。糾(音九)正差謬。格正其非辟之心。庶其可俾我克繼紹先王文武之遺烈也。今予命汝作大僕正之官。以正于汝所屬群僕侍御之臣。使各懋輔乃后德。而交修予之所不逮焉。且為正之職。當謹慎簡擇乃羣僕侍御之僚屬。斷然無以巧於言詞。令其顏色。便辟(毗連反　匹亦反)承奉。側諂媚蠱惑君心。壞

亂國是者其惟吉士。正大鯁直之君子。然後用
之可也。夫僕從之臣。關係於君德者甚重。若僕臣是
正直之君子。則厥爲君者。日親正士。日聞讜言。兢兢
業業。而克正直矣。若僕臣是諛佞之小人。則厥后傲
然自謂有聖人之德。於是快意恣情。無所不至。而日
淪於邪僻矣。是可見后德之成。惟由於僕臣。其不德。
亦惟由於僕臣。其職所關。甚重如此。爾愼無昵（尼爾又比）近憸
邪小人。狗私引用。使之充備我耳目侍從之官。日蠱
惑聰明。導迪君上。以非先王祖宗之舊典。此汝之所
當深戒也。爾今簡求侍御僕從。若非以忠良正直之
人。爲其吉士。反惟以交通貨賄。營求進用之人。爲其
吉士。而登用之。若時（是）則布列左右者。皆是小人。必不
肯引君於當道。遂瘝（音關曠）廢厥匡弼之官。而不舉矣。惟爾
大弗克祗厥辟（君）。引用非人。孤負委託。惟予當治汝
之辜。不輕貸也。可不戒哉。穆王曰。嗚呼。凡我告爾之
言。爾其欽承之哉。必當愼簡正直之人。永遠匡弼乃（汝）

君
后于國家之彝法憲。不使小人在側變亂成法。盡
常
惑上心。乃爲盡職無忝也。

呂刑

史臣記。昔維呂侯爲大司寇。承穆王之命以訓刑。穆
王享國在位五十年。其齡已百年則耄以荒矣。猶以
（音冒）老而昏亂　忽
刑獄重事。乃大加裁度作爲刑書。以詰治四方。呂侯
（待洛反）（起一反）
傳穆王之命。曰若上古有遺訓傳聞。鴻荒之世。渾厚
發語
敦龐。民俗無有不善者。至黃帝時。蚩尤惟始倡作暴
（充之反）

亂。驅扇薰炙。轉相延引及于平良之民。皆化而爲惡。
（處脂反）
罔不爲寇爲賊。凶横凌人。如鴟鴞之惡。以害人爲義。
爲姦爲宄。劫奪攘竊。矯詐虔劉。日以暴虐爲事。穆王
（其然反）
推原禍亂之端如此。以見上古不得已而用刑也。苗
善
民做效蚩尤之暴。弗用靈道而制以刑罰。乃惟作爲
於是　過
五者暴虐之刑。號曰常法。以殺戮無辜之人。爰始淫
（牛例反）（而志反）（竹角反）（渠京反）　於
爲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之法。越兹麗法者必刑之。又
牽連人衆。鍛錬成獄。幷制無罪之人。罔爲差別。於有

曲直之辭。一槩加之以刑。苗民淫刑流毒如此。此今日所當深戒也。當時之民。亦皆聞風興起。胥與漸染成習。化而爲惡。泯泯(音閔)然昏迷。棼棼(敷文反亂)然擾亂。凡百事爲。罔中心由于誠信。惟以反覆爲詛呪盟誓相欺相詐而已。當時虐政作威。衆庶被刑戮者。方心口嗟怨。告其無辜于上天。上帝俯監(視)苗民。罔有馨香之德行。而其刑戮所發聞惟是腥穢而已。有苗之惡。上通於天如此。故天假手於有德之君而殄其世也。於是皇

帝舜惻然哀矜衆庶被戮者之不辜受刑。乃仰體天心。報有苗虐民之罪。以殺伐之威。遏(滅)絶苗民。竄其君。分北其黨。使無繼世在下國。以貽民之害焉。蓋有苗之惡。天下共憤。帝舜下爲民除虐。上代天討罪。此所以刑當其辜。而萬世稱好生之德也。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無所告訴。心中惶懼。相與聽於神。於是妖誕師巫之流。肆爲邪說。扇惑人心。民神離亂。邪正不分。帝舜欲正人心。息邪說。乃命重(直容反)氏黎氏。脩明祀典。

禁絶尊卑上下地天之混雜通行。不許褻瀆。祀典已正。罔復有假託鬼神降格禍福之邪說。然常道不明。則民情易惑也。乃當時群后之在上者。逮百官之在下者。又皆明明精白。以棐助常道。賞罰咸當。公道大明。雖鰥寡至微者。無有為善不得自伸。而反蓋蔽阻抑以得禍者矣。蓋人心不知常道。則冥昧怪異之說。得以入之。惟常道既明。禍福顯著。人將求之明而不求之幽。語其常而不語其怪。自然邪說屛息世道清

明。此輔助常道。所以為正人心之本也。皇帝舜清白虛心。訪問下民。以開其進言之路。但見百姓雖鰥寡至微者。都歷歷有辭說于有苗之罪惡。帝舜於是以德為威。而不以虐為威。惟天下惕然畏。而決於為善去惡矣。又以德為明。而不以察為明。惟天下曉然明而皆知為善去惡矣。帝舜以道化民。而民自化之。如此。則一於刑威伺察者抑末矣。然猶以一人不能獨理。乃命伯夷禹稷三后。同致憂恤之功于民。命伯夷

爲秩宗。降布天地人之三典(禮)以折絶民之邪妄。若失其禮。則惟入刑焉。是正民心也。命伯禹爲司空。平治水土。表主名。識名山大川。以定疆域。是安民居也。又命后稷爲田正。使頒降播種之法。教民稼穡。農殖嘉(厚)穀。是厚民生也。三后各掌一事。其後皆有成功。惟致殷富于天下之民。而無一人不得其所者。不似有苗時窮苦愁怨也。民既富而可教矣。又恐有不率教者。乃命皐陶爲士師之官。防閑禁制百姓于刑之輕重

得中者。使之知所以撿其心。以教導之於祗(敬)德之地焉。當是時。但見帝舜恭己南面。有穆穆然和敬之容以君臨在上。伯夷禹稷諸臣。同寅協恭。有明明然精白之容以輔佐在下。君臣之德。積中發外。光輝昭灼(明)于四方。是以四方百姓得於觀感者。亦皆興起罔不惟德之勤勉者。其治化之盛如此。但民之氣稟習俗。未必皆齊。故乃命皐陶爲士師。明于刑之輕重得中。率此以乂于民。因以棐輔其彝(常)性。此則刑罰之精華。

與苗民之無有馨香。而發聞惟腥者異矣。凡典獄之官。皆得其人。非但能訖法于權威顯赫之家而不爲勢屈。亦惟得訖法于豪富賄賂之人而不爲利誘。其心中常敬畏忌憚不敢怠忽。是以聽斷之間。至精至當。罔有可擇之言語在己身。而其大公無私。惟克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擧以示人者矣。天德既在我。則我自作死生壽夭之元命。而配享在下也。夫天制福善禍淫之命於上。刑官司生殺予奪之權於下。虞廷

成章館

用刑之極功。至於與天爲一。如此。是後世所當法也。

穆王勉諸侯敬刑。曰嗟夫。爾等四方諸侯司政事典刑獄者。豈非爾惟作天牧。民之人乎。仰體天心。以盡司牧之道可也。今爾當何所監視。豈非時伯夷播布刑罰之法以啓迪開導斯民者乎。其今爾當何所懲戒。惟時苗民也。蓋苗民倚勢作威。匪詳察于獄辭之所麗。又罔選擇吉良之人。使觀于五刑輕重之中。惟時庶貴者亂政以權威。富者奪法以貨賂。斷制五

成章館藏

刑以亂罰無辜被害之民呼天稱冤上帝不蠲貸其所爲遂降災咎于苗民於是苗民無所辭于罰乃子孫殄滅絶厥世嗣此其所當懲戒者也穆王專告同姓諸侯曰嗚呼凡我諸侯其尚思念之哉爾等有尊而爲伯父伯兄仲叔有卑而爲季弟幼子童孫不論尊卑長幼皆當敬聽朕言我今庶幾有格王之命令以告於爾也夫刑獄重事當反覆詳審今爾罔不由以自慰於日加勤慎也若一不勤而心不安則刑

必不當矣爾罔或以失刑悔戒於不勤也雖追悔而深戒之然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其何益之有且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于亂民禁姦戢暴俾我爲一日之用而已不是常常用之故凡人有罪有非是故終當寬宥者又惟有出於故終當誅戮者都只在其所犯之人如何不得容一毫私意惟是至公至當乃可以合天道而服人心爾尚敬逆上天之命以奉事我一人不可以我之喜怒爲輕重

若我雖欲畏刑此人。爾勿輕易畏刑之。我雖欲休宥（威古通用）
此人。爾勿輕易休宥之。惟當敬謹於五刑之中。以輔
成我剛柔正直之三德。夫如此豈但可以慰安汝心
哉。我一人既有國家太平之慶。天下兆民亦仰賴之。
其共享安寧之福。惟永久而不替矣。爾其深念之哉。
穆王曰吁。皆來矣。凡汝有邦有土之諸侯。我告爾以
吉祥之刑。是實足以助教化而安百姓也。汝其聽之。
在今之時。爾等欲用此祥刑以安百姓。何者所當選

擇。得非理刑之人乎。何者所當敬慎。得非用刑之事
乎。又何者所當審度。得非獄詞之所連及者乎。此三
者能盡其心。則刑無不當。而民無不安矣。夫聽獄之
法。是兩家爭訟。都造（七到反）在官。又辭與證。都具備者。乃與
衆師獄官。共聽此麗於五刑之辭。若所聽五刑之辭。
簡核情實。已皆孚信無可疑。乃正之于五刑。以議其（質）
罪。若五刑議罪之時。有詞與刑參差不簡核者。是刑（贖）
有可疑者也。則正于五等之罰。而許其贖刑。不必加

矣。若五罰議贖之時。猶有詞與罰參差不服應者。是罰有可疑者也。則正于五等之過而直赦之。罰亦不必加矣。然五過之弊疵。由於典獄之官有狥私玩法者。其數有五。或惟畏權勢而不敢執法。謂之官。或惟報恩怨而不出於公。謂之反。或惟聽婦言。謂之內。或惟受賄賂。謂之貨。或惟聽干請。謂之來。此五者皆以私意出入人罪。是執法之人。先自壞法。情尤可惡。其罪惟與犯人均。其科不可輕恕也。爾等其必詳審精

察。務盡其力以克之矣。又五刑不簡。正於五罰。是五刑之中可疑者。有當寛赦之人。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是五罰之中可疑者。有當寛赦之人。出入之間。關係最重。汝其必詳審盡力以克之可也。如刑與罰簡核可孚信者有衆多。亦未可遽加之以刑罰。惟當就其容貌。而有稽察也。若無情實可以簡核。則當直赦之。不必聽矣。然疑獄難明。私心易起。爾等掌刑之官。具當戰兢惕勵。嚴畏上天監臨之威。無敢有毫髮之

不盡心可也。五刑之疑者。固有五罰以赦之。但罪有輕重。則罰有多寡。不可以不審也。如墨辟（剠額音壁）有疑而當赦者。其罰納金一百鍰（胡關反六兩）以免本罪。必閲（視）實其情罪。眞有可疑而後赦之。劓辟（割鼻）比墨刑為重。有疑而當赦者。其罰惟加倍。至二百鍰。亦必閲實其情罪。眞有可疑而後赦之。剕辟（刖足）比劓刑尤重。有疑而當赦者。其罰加倍而又有參差。至五百鍰。亦必閲實其情罪。無輕赦也。宮辟（淫刑）比剕刑尤重。有疑而當赦者。其罰至六百鍰。

亦必閲實其情罪。無輕赦也。大辟（死刑）乃五刑之極重者。有疑而當赦者。其罰至一千鍰。亦必閲實其情罪。眞可赦而後赦之也。然此五罰之條欵。其閒又有不等。墨罰之屬（類）。其條有千。劓罰之屬（類）。其條有千。剕罰之屬。其條有五百。宮罰之屬。其條有三百。大辟之罰。其屬有二百。總計五刑之屬。凡有三千。所謂正律也。但律文有限。罪犯無窮。若律無正條。難以定罪者。又宜上下比附其罪。觀其情罪相當。輕重適宜。然後斷之也。

然當比罪之時。識見未定。多有惑於人言。而妄爲比附者。必裁度可否。無聽僭差混亂之辭。亦有泥於古法而强爲比附者。必斟酌時宜。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所精察。惟其法意。其當詳審反覆。務以克之矣。庶幾五刑之用。各得其當耳。若罪在上等重刑。而其情適輕。當是以下刑服之。罪在下等輕刑。而其情適重。當是以上刑服之。不止用刑如此。卽輕重諸罰亦都斟酌損益。而有如權衡以求物之輕重。然此權一人

之輕重者也。至於刑罰。固用於一世者。故世當開創之初。人心未定。則刑罰之用。皆宜從輕。世當衰亂之餘。人心不肅。則刑罰之用。皆宜從重。此權一世之輕重者也。或原情而定罪。或隨時而制宜。惟雖整齊畫一之中。反有參差非齊者。然究其歸。則皆合乎人情。宜乎世變。截然有倫序而不可亂。確然有體要而不可易者。豈徒任意以爲之哉。五刑之有罰贖。本薄示懲創。非至於死。但人重出贖。亦極于病矣。夫刑官乃

民之司命。輕重出入。關係生死。故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折斷獄訟。惟是溫良和易之人。方能折斷獄訟。輕重得宜。而罔非在於中也。然又當有聽斷之法。凡辭非情實。終必有差。故審察言辭于其差錯者。則眞情自見。又不可偏執。如始以爲非可從。終或又以爲惟有可從之理。要當常存此哀憫敬謹之心。以折斷獄訟也。如此則情實無不得矣。既得其情。又不可獨任己見。乃明啓刑書法律。而與衆人胥占度。擬議其

罪。使咸庶幾於中正之則。而無所寃枉。然後其當刑者刑之。其當罰者罰之。又其審度。以盡其所克之矣。由是獄成於下。而可以取孚信於人。輸奏於上。而可以取孚信於君。已是萬無一差。又不可自專。如其刑罰之詞。於上奏之時。必具備情節。而勿有疎漏。若一人而犯兩罪。則當有并其輕重兩刑奏之。取裁於上也。蓋不惟致其精詳。而又極其恭愼。此所以爲祥刑也。穆王曰。嗚呼。爾等其敬愼之哉。凡我典獄之官。侯

伯同族異姓。都體我重刑之意可也。葢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朕今言說之。猶多畏懼。況用之乎。朕所以兢兢然敬慎于刑罰。不敢輕忽也。雖不得已而用之。皆有哀矜仁厚之德。惟以用其刑。而非特刑以爲治也。今天之制刑。非以虐民。而所以相輔民之教化也。故典獄之官。能仰體天心。宥罪罰惡。以作上天之配而在於下則可耳。然最明清于無證之單辭。使之無一毫蔽汙。則姦不能欺。而曲直可判矣。今民之所以得亂治者。罔不由典獄以中正之心。又聽斷獄之兩辭。各執一說。以相證對者。汝等無或任意出入以爲私家囊橐之計于獄之兩辭矣。夫鬻獄得貨非可以爲寶。惟自府聚積辜功罪狀。於己身。至於罪惡已極天必報以庶殃尤禍。永遠可畏者。惟是天罰也。非是天不以中道待人而偏罰之。惟人自在禍殃之命耳。使天罰不如是之極。則獄吏無所忌憚。恣意行私。以爲虐政。庶民罔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耳。此天所以

必降之罰也。穆王曰。嗚呼。若爾嗣世子孫。都有治民之責者。自今以往。亦當何所監視以為法。非古之用刑以成德。感孚于民所受之中。使之亦全其性者乎。我試為爾等言之。其尚明聽之哉。我聞自古賢哲之人。如伯夷皐陶。都惟掌管刑法之官。有無疆之譽辭。至今稱頌之不已。是何故。屬于其斷五極之刑。明清敬慎。咸得其中道也。此其所以有令聞無窮之慶。可謂祥刑矣。今爾諸侯受我王家之嘉師良民而治之。必當監視于茲。得中之祥刑。一以古人為法。務使德澤流於當時。名譽垂於後世。斯可耳。可不勉哉。夫用祥刑以安百姓。既深望於諸侯監祥刑以治嘉師。又預告於來世。其言懇切。計慮深遠。穆王之惓惓於刑獄。眞莫所不用其情矣。

文侯之命

史臣記。平王立。遷於東都。嘉晉文侯有立己之功。命為方伯。平王乃呼而命之若此。曰。父義和。我不顯祖

文王武王。皆克敬愼以明其德。本之身心。而達於政治。光輝發越。無遠弗至。其德昭著。而升于上天。敷布而聞在下民。惟時上帝眷祐。集厥大命于文王。以有天下。我周家之基業。其來有自矣。當時守成繼體。固有成康以下諸君。亦惟老成先正之臣。如爾祖父等。克左右扶助。昭明以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宣布以光昭祖德。安定國家。肆我先祖諸君。得以懷安在位。而享太平之福也。嗚呼。閔予小子嗣位之造。乃爲天所丕愆。有父死國破之禍。今周德既衰。殄其資用惠澤于下民。民心已離。邦本先撥。以致侮侵於戎狄。爲我國家之害甚純矣。是我之所承者既與先祖異矣。即我朝廷御事之臣。亦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使者予小子。則又薄劣罔克。其何以濟此多難。所賴以輔之者。惟有望於在外之諸侯耳。曰。爾諸侯在惟祖惟父之列者。其伊能憐恤朕躬乎。嗚呼。諸侯若能恤我。以先正之昭事先王者。而有致績于予

一人。則庶幾扶國祚於既衰。而我亦可以永綏〈安〉在厥位。如先祖矣。父義和。當國家多難之後。寡助之時。猶幸有汝克服勞王家。昭明乃顯祖〈康叔〉之功烈。蓋我家不造。國統已中絶矣。惟汝攘除戎難。興復王家。肇〈始〉刑文武之典章。用會合諸侯。迎立小子。紹續乃辟〈汝君〉之統緒。以追孝于爾之前文人〈康叔〉。而不忝其昭事先王之緒焉。且汝多所修完扞〈侯扞反〉衛我于艱難之中。王室以再造。若汝之功。誠予之所嘉美者也。平王曰父義和。王室

已安。汝其歸於晉國。撫視爾師衆。安寧爾邦家。我用賚〈賜〉爾秬鬯〈黑黍鬯草〉之酒一卣〈音攸中尊〉。以供汝祖廟祭享之禮。又彤〈音同赤〉弓一張。彤矢百枝。盧〈黑〉弓一張。盧矢百枝。使汝得專征伐又馬四匹。以供征伐之用。父義和往就國哉。當脩舉職業。懷柔遠人。能馴邇人。恩惠以康安小民。無或怠荒以自安寧。又必簡閱惠恤爾都鄙之士馬人民。以壯國威。以固邦本。則德威宣著。勛業光明。用益成就爾之顯德矣。汝其勉之。

費誓

史臣記。周公之子伯禽。初封爲魯侯。將征淮夷徐戎。誓師於費地。魯公乃曰。嗟夫爾諸人無得喧譁。都聽我之命。徂茲（往者）已叛之淮夷。今又乘我始封。與徐戎結搆。並興爲寇。故我不得不率師以伐之。夫戰莫先於治戎備。爾等當善敹（連條反縫完）綴乃甲冑。敿（舉夭反繫）帶乃干楯。無敢有一物不精弔（音的至）者。則自備之具備矣。預備乃弓矢鍛（都玩反淬）鍊乃戈矛。磨礪乃鋒刃。無敢一器不善。利者。則攻人之具備矣。今惟淫舍（大止閑牧）牿牛馬於野外。爾居民必當杜閉乃捕獸之機擭（胡化反）敜（乃結反塞）塡乃陷獸之坑穽（疾郢反）無敢陷傷牿之牛馬。若不預先除治。以致所牿牛馬之傷。汝則有常刑以加之。不敢輕宥也。且軍士部伍。不可不嚴整。軍中馬牛其有牝牡相引誘。因而風狂奔走者。有役使臣妾。棄家逋逃者。其失主勿敢越過軍壘而逐之。若有人得牛馬男女。則當祗懼小心。不敢藏匿。必復還之我。自商度爾所還之物。多寡輕重之數。以

賞賚於汝矣。若乃不聽誓戒。亂部伍。越壘逐之。藏匿不復。汝則有常刑。以加之。不敢輕宥也。無敢寇盜搶攘。或踰垣牆。偷竊人馬牛。引誘人臣妾。此等其情尤重。汝則有常刑。以加之。不敢輕宥也。甲戌之日。我惟將率衆往征徐戎之罪。盖徐戎尤近魯境。故先加之兵。軍行則糧餉爲急。爾等當儲峙乃糗糧。（音恥 備）（去九反）無敢欠缺。不逮以誤軍機。如有不及。汝主餽之人。則有大刑以處死罪。決不赦宥也。魯人汝三郊三遂之民。（國外曰郊郊外曰遂東郊留守故曰）當儲峙乃築牆楨幹之類。（三郊三遂）（題旁）於甲戌進兵之日。我惟將乘隙修築城垣營壘。以防衝突之患。無敢怠惰不供。以誤我事。如有不供。汝則有無餘刑以加之。（刑之非）決不赦宥。但非殺耳。魯人汝三郊三遂之民。又當儲峙乃餧養馬牛之芻茭。（牕俞反）（音交）無敢缺少不多。以致使馬牛饑困。如有不多。汝則有大刑以處死罪。決不赦宥也。

秦誓

史臣記。穆公悔己伐鄭之失。乃集群臣而告之曰。嗟。

爾我士都聽我之言語無得喧譁予今誓告於汝以羣言之首者非迂遠之說也古人有言曰凡民之情重於責人輕於責己訖皆自若是多盤於徇己雖有過差不肯受人之非責殊不知責人斯無難惟我有過差能受人之責俾如水之流聞而即改無一毫凝滯是惟艱哉我今乃知前日拒諫之非欲改其過心之憂悔惟恐日月逾邁年齒已衰餘日若弗云來不敢自安也惟古之謀人年老者則我非不知其

盡 安 語辭

老成諳練但以其每事堅執曰未就予意遂忌疾疏遠之而不用其謀惟今之謀人年少者非不知其新進粗脫但以其每事順從能與我意相合姑將以爲親昵而信用其計以至於敗謀而失事然既往之過雖則已云然而將來之善尚可改圖自今以後凡國有大事當猷詢茲老成黃髮之人與之商量可否則庶幾他日所行之事亦可以罔所愆矣豈敢自諱其過而不復爲自新之計哉如番番然衰老之良士

且 謀問 番波老貌

雖昔日旅(膂同)力既愆(過)去而老成練達計慮深長可與謀國者我尚得而有之以任用焉若仡仡(魚乞反勇貌)然武勇之夫雖善於射御不違失而智慮疎淺多足以敗事我尚不欲用之勇夫且不可用況惟截截(才節反辨給貌)然善為諞(音便)言之小人顛倒是非能俾君子變易其辭說雖有直言正論為之搖奪最能敗壞國家我何皇(遑同)多有之而任用焉哉當昧昧(深潛)然我靜思之夫用人之得失繫國家之安危不可不謹也假如有一介(獨)之臣斷斷猗(誠一貌 語辭)誠實專一無他技(才)能但其心和平度量廣大休休焉(易直)其如心器之能有容受不可得而測度見人之有技能其心眞愛之若己自有之見人之彥(美通明)聖則其心好(深)之不啻如自其口中出而稱揚之是實能容受之非有勉強矯飾之意斯臣也我信任之可以保安我子孫而黎民亦職(主)有利益哉此其所以欲用老成之士也若見人之有技能乃冒(忌)妬疾害以惡之不肯稱揚見人之彥聖而百方阻違(背)之俾不得通達是實不能

成章館藏

容受之。有驕吝褊狹之心。我若誤用之。以不能保安我子孫。而黎民亦曰。岌岌乎危殆哉。故我於截截巧言之人。不追用之也。凡邦家之杌隉。音兀音涅不安不在乎他。曰由於一小人。遂貽無窮之禍。邦家之榮懷。安亦不在乎他。尙由於一善人之慶。以延乎無替矣。夫一人善惡。足以係一國之安危。如此。然則番番良士。其可以不用而截截小人。可以不去哉。

書經插解卷八 終

今利重信
五島 宮崎天壽 校
平田脩齡

江都 渡邊 翫 書

跋

余於経皆有欄外書。稍與注説差。蓋訂誤匡繆。一歸公平。然其課生徒。不欲濫示之。非秘也。恐其生疑本注也。故必先使之講明注意。注意分曉。然後出此晰之。則始知其所

取舍也。尚書亦有是編。而生徒不許盡讀。婿與初其讀尚書。使之一依注説。與時解其意。一一插入數字以疏之。每一篇成。質之。余乃刪定。一書既完。可謂篤志矣。爾後諸生往往傳聞。請借覽之。則艱澀

古言。化為平易。果甚便也。須者誠齋五島使君。將棨之。以嘉惠士林。興來請可否。余亦獎而可之。然要惟讀經之津筏也。未得謂之登岸。

弘化乙巳冬仲月上澣

一齋老人坦跋

關研書

河田八之助著

弘化三年丙午三月

發行書賈

京都寺町通松原下ル　勝村治右衛門

大坂心齋橋筋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

江戸日本橋南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通新石町　須原屋源助

同　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